

水稻育种“铁人”的“稻梦人生”

本报记者王长山、庞峰伟、胡超

云南省楚雄市东瓜镇水河村外，阡陌纵横，满目苍翠。高高的防鸟遮网下，楚粳54号、楚粳53号等水稻新品种植株挺拔，稻穗低垂，清风拂过，稻香阵阵。

看着即将走向更广阔田野的水稻新品种长势良好，云南省楚雄州农科院水稻所负责人阮文忠的眼前，不禁浮现李开斌在这片30亩的试验田挥汗如雨的身影。“为了水稻，李老师干了一辈子，把身体都累坏了，虽退休在家养病，但他心心念念的还是水稻田。”阮文忠说。

主持育成“楚粳系列”水稻品种35个，包括云南仅有的3个超级稻品种，选育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；截至2020年，“楚粳系列”水稻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逾7900万亩……这些金光闪闪的数字见证着楚雄州农科院水稻站原站长李开斌追逐“水稻梦”的艰辛历程。“我的梦想差不多实现了。”因病在家静养的李开斌，回望自己的“水稻梦”时说，“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做的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”

以稻为梦

“看到乡亲们辛苦一年，收的粮食不够填饱肚子，我就想利用自己的知识，解决大家的温饱。”1958年，李开斌出生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山区农民家庭。当时家乡的稻谷亩产量100多公斤，半饥半饱成了李开斌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也让他立下“让农民多收几斤谷子”的誓言，并走上了水稻研究之路，开启了自己的“稻梦人生”。

1977年楚雄农校毕业后，李开斌到了楚雄州农科院，“楚粳系列”的奠基人邓有成将李开斌领进了水稻研究的大门，成了李开斌的恩师。在楚雄市果园路不太起眼的农科院里，李开斌一干就是40多年。

“远看像烧炭的，近看像要饭的，一问是水稻站的。”楚雄州农科院的科研人员经常这样互相打趣。黝黑的皮肤，矮矮的个子，拿着泡茶水的玻璃罐头瓶，这是多年来李开斌给人的印象。在同事眼里，李开斌是个工作狂，经常一身泥水，虽然是搞科研的，但比农民还农民。

有人把育种比喻为大海捞针：一粒好的种子，就如一根针沉在茫茫大海，等待研究人员发现并精准地打捞出来。水稻育种异常艰辛枯燥，耗时耗力，但怀揣水稻丰产梦想的李开斌从不懈怠。

在温室里配制杂交组合时正是盛夏，一个多月里，李开斌每天要在40摄氏度、湿度超过70%的温室内坚守六七个小时，汗流如雨，人都快虚脱了。这种工作环境和状态，很多人难

主持育成“楚粳系列”水稻

品种35个，该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逾7900万亩……这些数字

见证着云南楚雄州农科院水稻

站原站长李开斌追逐“水稻梦”

的艰辛历程。40多年来，集两

代育种工作者的智慧，秉承着

“让种田人吃饱饭”的初心，李

开斌和团队同事在执着和坚守

中，结出累累硕果

2020年9月3日，李开斌在水河村基地选种。新华社发



以忍受。李开斌说：“干水稻的就这个样子，就是要吃苦。”

距离楚雄市区几公里处有一片近百亩的农田，这里是楚雄州农科院青龙桥育种试验基地。在稻田中间，有几间简陋的红砖平房，一间里摆着几张床，上面有简单的被褥和凉席。有的时候工作太晚了，大家就在这里凑合睡一夜。双脚泥水淋漓、满身汗渍斑斑的李开斌就在这里凑合过无数个夜晚。

大田选种，每年近10亩选种田，几千份育种材料，一个多月才能选完。科研人员每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，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。看着一块块稻田，李开斌神情严肃，踏进选种田，拿着棍子，在田里一株一株地挑选，从不叫苦叫累。

“李开斌搞水稻研究像搞艺术一样精益求精，坚持自己动手栽种、试验，很多水稻品种的成长过程在他心里清晰流畅。”这是当地科研人员对李开斌的评价。李开斌清楚上千种水稻的生长特性，讲起水稻他如数家珍，一改平常木讷的样子。

40多年来，他放弃了无数个节假日，把汗挥洒在稻田里。“工作已习惯了，不付出哪能有收获呢？”李开斌说，自己的梦想就是为了大家能多收稻谷，吃饱饭。

与稻为伴

稻株高了一些、株叶又长了一些……每次

下田调查，一株株水稻都会让李开斌痴迷不已。他到田间调查，不只为了记录数据，更重要的是观察和掌握每一个杂交后代的生长特性。到田里去，和水稻在一起，是李开斌的执念。他说，对待水稻就要像对孩子一样，要用心去感受、去陪伴它生长的每一个过程。

在稻田里选种，长期重复一个动作，他的右手腕因此出现关节劳损，加之常年泡在水田里，关节时常疼；因没有品质分析仪器，选种时，要靠手工剥壳辨别稻米外观品质好坏，他磨秃了指甲盖……长期的水稻选育工作过度劳累，李开斌的身体亮起了红灯，风湿病等不断发作。面对“凭资历，你动动嘴指导就行了，不用那么辛苦”的劝告，他摆摆手说，习惯了，也放不下稻田。

2010年，李开斌被查出脑部肿瘤，6月份做开颅手术。手术一个多月后，伤口还未痊愈，李开斌就来到试验田选种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。“这么大的手术别人至少要休息半年，为了水稻李老师不顾惜自己的身体。”阮文忠至今印象深刻。

“因为十多年的几千份研究材料都在田里，要是不做就前功尽弃。自己配的组合，只有自己最了解。”李开斌说。手术后，他落下经常流泪的病根。

2015年9月，正是水稻选种关键时期，

他和助手在田里忙碌。一天，李开斌突然冷汗淋漓，全身无力。助手见状，赶紧把他搀扶到田埂上休息，并劝他到医院检查。“还是先把田里的种选完吧。”他丢下一句话，稍稍调整了一下，忍痛站起身来，坚持工作。就这样，他硬是坚持十多天选完种，才去医院做检查。检查结果显示，颈椎上长了一个蚕豆大的瘤，压迫了神经。

“杂交做完没有”“秧苗长势怎么样”“有啥新情况”……术后休养期间，同事们去看他，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心里挂着的仍是水稻育种事业。

顶着草帽，穿着高筒水鞋，弓着身子在田里，汗水浸透衣服……这次手术后3个月左右，李开斌又下田了。“李老师就是‘铁人’，水稻育种的‘铁人’！”阮文忠说。

“他这几十年，真是和水稻搭了伴。家庭、孩子甚至自己的身体统统顾不上。他的眼里只有水稻。”李开斌的老伴、同在农科院工作的张天春说。

有一次，张天春工作要加班，没法抽身去幼儿园接儿子，便打电话给李开斌。李开斌应了一声就挂断了。结果临近傍晚，张天春接到幼儿园老师的电话。原来，李开斌一直在育种田里忙碌，把接孩子的事忘了。“你别回来了，就在田里吃谷子吧。”张天春生气地说，面对“爱稻如命”的李开斌，她也无法办法。

“农民错过一季，就丢了一年的收成，我们选落一季，就错失十多年的成果。”李开斌说，搞农业科研，季节性强，只能抢时间，一点也马虎不得，你不陪伴水稻，它就不给你成果。

传稻飘香

40多年来，集两代育种工作者的智慧，秉承着“让种田人吃饱饭”的初心，李开斌和团队同事在执着和坚守中，结出累累硕果。

为填补云南超级稻品种的空白，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云南开展粳型超级稻的选育工作，李开斌也一头扎进超级稻选育的前沿课题。通过技术摸索与创新，超级稻品种选育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先后育成云南仅有的3个超级稻品种，将水稻种植海拔上限从1840米提升至1940米。

2007年，“楚粳27号”被认定为超级稻品种，实现云南超级稻品种零的突破。“楚粳28号”是李开斌团队选育出的云南第二个超级稻品种，其米质分析达国家优质米一级标准。

在生产应用中，“楚粳28号”表现出了广泛的适应性，成为云南种植面积大、推广速度快的主栽品种。其种植区域不仅从“滇中温暖稻区”扩大到了迪庆、昭通及四川凉山、西藏等生态条件更为复杂的种植新区，还在老挝等国家落地生根。纵贯南北、横亘东西的“楚粳28号”把海拔1500多米至1900多米范围内的广阔田野变成米粮仓。

目前，“楚粳系列”品种是云南种植面积最大的主栽系列品种，约占全省适宜稻区种植面积的87%。

“我种的40多亩水稻用的是‘楚粳系列’，产量稳定，亩产量超过700公斤，好年头能到800公斤，米质很好。除去土地租金和成本，亩收益千余元。而老品种亩产400公斤左右就不错了。”种了20多年水稻的楚雄市东华镇新柳村村民张兴彦说，村里种“楚粳系列”品种的村民占大多数。

2018年，李开斌退休了。现在，他的身体虽然很差，但还常常回到试验田，将育种经验传授给年轻的育稻人。“今年雨水多，一定要注意防病虫害。”在家中静养时，李开斌还是经常和老伴叨念着水稻。

“下一步的重点将考虑保证水稻高产优质的前提下，提高‘楚粳系列’的广适性，尤其是在海拔较低的温热稻区的适应性，让更多老百姓受益。”李开斌相信，农科院的育种人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。

“行走的病历本”一辈子“健民”

本报记者张璇、高皓亮、李兴文

早上10点，正值业务总查房时间。人群中，带队的余健民不时停下脚步，俯下身子和蔼地宽慰眉头紧锁的患者，向一旁焦虑等候的家属交代注意事项，拉几句家常，并拣重要的记到随身携带的本子上。

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，余健民俨然是行走的“病历本”。

“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，患者来到医院，此时的他们心理很脆弱，医生一定要理解他们，有时即便是一两句简单问候、一个不经意的微笑，对他们都是莫大的安慰。”余健民说。

很多患者并不知道，这个每到病房总会放缓脚步、耐心回答人们问题的医生，已83岁高龄。

退休前，余健民担任江西省人民医院副院长。退休后，余健民作为一名普通医生依然在岗。近七年来，这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专家，以平均每年一本专著的速度，写下1300余万字《实用药物学》系列丛书。

“面对患者，再怎么耐心细致都不为过。”

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生、33岁的李星印象中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一惯雷厉风行的余健民，只要见到患者，脚步就会缓下来。

“面对患者，再怎么耐心细致都不为过。”从医六十余载，这是余健民始终不变的信条。

嘴上寒暄着，手上没停下，用手指触摸查看发病部位，提醒身旁的医护人员注意观察，临走还不忘窝一窝被角，余健民把这一过程，称为对患者的“心理建设”。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“做医生，有时候慢工出细活”。

曾经，一位不明原因发热一年多的患者辗转多地，经过多次会诊，就是找不到原因。后来经人推荐，患者找到余健民。经过持续多日细致观察，余健民发现，患者只有在发热的短暂停时间内，颈部淋巴结才会肿大凸显，一旦退烧则消退不见。抓住这短暂“窗口”，余健民给患者进行淋

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，余健民俨然是行走的“病历本”。很多患者并不知道，这个每到病房总会放缓脚步、耐心回答人们问题的医生，已83岁高龄。“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，患者来到医院，此时的他们心理很脆弱，医生一定要理解他们”

余健民在为患者检查身体。
本报记者张璇摄



巴结活检病理检查，确诊为淋巴瘤，治疗后退烧。

患者连连道谢，科室里新来的年轻医生连称奇。余健民说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秘决，行医问诊，唯一一个“细”字而已。

这份耐心和细致，不仅仅在病情诊断上。

采访中，记者翻开余健民随身携带的本子，除了病情，还密密麻麻写着很多看似和病情无关的话。其中一页上写着：潘某，45岁，江西广丰人，慢性乙型活动性肝炎、肝硬化并合肝功能不全，先后在外省多地住院治疗。家里有孩子读书，家庭经济负担很重。

诊室里，余健民先是详细询问潘某的病情和用药情况，了解到这几年的治疗几近掏光了所有积蓄，便想方设法为他减少一些开销。

“没有余老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。”潘某说。

经过手术治疗，潘某出院时，余健民为他写了一份详细的用药指导，推荐疗效好又价格适宜的药品。两人经常保持电话沟通，在余健民悉心指导下，潘某的身体逐渐康复。

从医至今，余健民的本子上，这样的患者不

在少数。对基层患者的病痛感同身受，使得余健民诊断开方时，总习惯性询问患者的家庭经济情况，再结合病情给出更加适宜的诊疗方案。

因为这份耐心和细致，有的患者一家两

三代人都成为余健民的朋友。

对专业的不懈追求和敬畏

每当学术上遇到难题，科室里的年轻医生都喜欢找余健民。让他们由衷钦佩的是，尽管年岁已高，余健民引用的文献却往往是最国际国内最新研究发现。

在余健民看来，医生尤其是一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，不论何时，都要保持对专业的不懈追求和敬畏，“吃上这碗饭，就一定要尽全力做好”。

盛夏的万安县赣江两岸，风光旖旎。20世纪50年代，这里是血吸虫病重灾区。当时，还在原江西医学院就读的余健民，暑期来到万安开展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调查，写下了自己第一篇医学论文。

为获取第一手材料，余健民与当地血防站工作人员一道走村串户，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深入一线采集样本。历经数月扎实调查走访，余健民撰写的论文《江西省万安县百加乡血吸虫病调查报告》，为当地消灭血吸虫病提供了数据支持，还被《江西医学院学报》全文刊载。

余健民始终瞄准前沿医学技术，为的是给患者带来更加精准的诊断、更好的治疗。

如今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技术已成为呼吸内科领域常见的技术，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这在国内却是个新生事物。

传统的金属硬质气管镜，操作时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，纤维支气管镜具备的柔软性、可屈性等特征，不仅能减轻患者痛苦，还能帮助发现早期病变。余健民便想尽一切办法，在科室率先开展这一技术，很多外省患者都前来检查。

六十余载笔耕不辍，余健民始终坚持教学、医疗、科研三者紧密结合，把写在病历本上的点点滴滴感悟，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，变成一篇篇论文、一本本书籍。在他看来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帮助到更多的患者。

从医以来，余健民编写出版了《呼吸内科

临床手册》《实用医师手册》《肺心病家庭自疗》等专著20本；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。在一次国际会议上，他的5篇论文入选并在会议上宣读，引发与会者重点关注。

把名字改为“健民”

从小目睹基层缺医少药的困境，余健民上初中时把名字改为“健民”，并立志成为一名医生。在他看来，疾病和贫穷总是交织在一起，许多来自基层的患者，原本只需一些适宜的药物即可治愈，却因缺医少药，小病拖成大病。

1960年，以优异的成绩从江西医学院毕业的余健民，正式成为一名医生。当时的大学生在单位是宝贝疙瘩，但每当省里选派赴基层医疗队，余健民总是率先报名。

1965年，由余健民担任队长的医疗队来到铜鼓县。当时，很多地方未通公路，只能走路前往。一天夜里，一位老人找到医疗队求助，他的老伴突发疾病，余健民背起药箱，深一脚浅一脚连夜走了15里山路，赶到位于山顶的老人家中。患者被诊断为冠心病突发急性左心衰，用药后病情逐渐得到缓解。因担心病情反复，余健民在老人家中守候至天亮。

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江西抚州市一些县丝虫病流行，这种疾病是因一种叫微丝蚴的生物进入人体血液，成虫寄生在淋巴系统，进而导致患者双腿肿胀，俗称“象皮肿”或“冬瓜腿”。

人体内的微丝蚴一般在患者入睡后出现在血液中。余健民和医疗队员便手提马灯，趁着夜色走家串户叫醒群众采血，连夜化验后，第二天一早再上门送药。就这样没日没夜、挨家挨户排查治疗，当地的丝虫病最终得到解决。
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江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走廊上，夹着“病历本”走过的余健民总是眼角带笑、步履平缓。

“病历本”上一笔笔记录的，不仅是患者的病情，更是一份医者仁心。